

世界十大戰爭

楊杰題



歐洲大戰爭目次

歐洲大戰爭之原因

交戰各國之情形與德國之誤算

歐洲大戰之戰績

法之苦戰與舉國一致

聯合軍最後之總攻擊

休戰條約之締結

目
錄

SW 42/1110

歐洲大戰爭

歐洲大戰爭之原因

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午前，歐洲突然發生一驚天動地之大慘劇，此無他，即奧國皇太子斐迪南大公與其妃索非亞之被刺，慘死於奧領波斯尼亞首府塞拉約佛是也。

是日奧太子偕其妃，訪問波斯尼亞首府，由伊利茲溫泉到達塞拉約佛車站後，即赴該市中央之非利頗威齊練兵場閱兵，既畢，驅車至市政府，出席該市歡迎會，道出亞塔爾河畔，市民堵列，大示歡迎，一人忽由羣衆中，向太子汽車投擲炸彈，中後車，傷侍從武官，公妃受驚，欲作歸計，太子不甚介意，仍往市府出席，會既告終，公妃及其他侍從武官，皆以由原路歸，殊屬危險，請改道，太子欲往醫院慰問途中炸傷之武官，不得已，仍由原路驅車赴醫院。

當時，塞拉約佛雖爲波斯尼亞首府，實際不過山地之一小都會，市內道路，異常窄狹，加以市民歡迎太子，密集道路兩側，交通尤爲混雜，太子汽車通過，無論如何，勢必緩行，當與太子偕其妃驅車至某街轉角時，車近人行道，駛行尤緩，一學生裝束之青年，又突然而出，投彈行刺，未炸，兇手復以手槍擊太子頭部，中咽喉，次中公妃胸腹，二人同時斃命，秩序大亂，兇手爲數萬民衆包圍，當傷被捕，施交警察審訊，知兇手名普林切布，塞爾維亞藉之學生也，先炸太子者，爲一排版工，名喀勃利諾維起，亦塞爾維亞人，行刺後，躍入米爾雅卡河中，企圖逃逸，被警察與羣衆包圍，亦當場就逮，據事後調查，當日舉凡皇太子所經之

處，道傍樹上，藏彈無數，而鐵道沿線，亦復發現同樣炸彈，由此，可知此次事變，實有遠大計畫，斐迪南大公夫婦一入其地，即無異蠅投蛛網，鮮有不喪失其生命者矣。

此次之變，即以奧太子夫婦遇刺而言，已屬重大事件，況計畫遠大，不無背景，故當時一般人士，莫不以國際關係，或將因此發生危險化為慮也。

當時，兇手皆為塞爾維亞人，普林切布雖自稱為無政府主義之信徒，為斷行其理想而出此下策，但兇手等皆自認其所用之武器彈藥，概從塞爾維亞首府培爾格拉德得來，當夜，在塞拉約佛市內，身任波斯尼亞州會議員，而在州內素有勢力之塞爾維亞人，亦以有關是案被捕，由以上各點觀之，此次事變，內容複雜，決非單純也。

當時一般人士，深信此等兇手，必有隣國為其背景，暗中指使，供給械彈，所謂背後之隣國，其為塞爾維亞，自不待言，惟塞爾維亞政府，則謂此種悲慘事變之發生，要亦奧國舊日警察制度不良，不與人民真正自由之結果，口吻之間，似以為此次勾變，當然發生，無足為奇也。

在奧則認為非藉此種機會，發現證據，從嚴警戒塞爾維亞不可，努力偵查之結果，果發現首謀要犯，在塞爾維亞國內，奧塞關係，忽瀕於危，入七月後，謠言盛行，維也納及柏林之股票市場，日漸暴跌，歐洲天地，已為暗雲所蔽，而人心恟恟矣。

七月二十三日，奧國政府突致最後通牒於塞爾維亞政府，提出要求十有三條，限四十八小時以內答復，其大要為：（一）塞爾維亞政府中之高官，及其他有力之社會方面，與此次暗殺案有關係者，為數不少，業已

證實，應由塞爾維亞政府從速審問處罰，并許奧國政府派員監督審理。(二)罷免參與陰謀之文武官吏。(三)由國王下令戒飭軍隊。(四)禁止一切排奧運動等項。限七月二十五日午後六時以前答復，此種最後通牒，在塞異常感覺困難，蓋國內若有關係人犯，自應由本國搜捕，在本國法庭審判，此獨立國所以爲獨立國之權利也，今奧要求派員監督審理，且干涉其他內政，實爲目無塞國獨立之不法言動，塞雖弱小，既以獨立國自居，當然不能許之也。

二十四日清晨，塞爾維爾政府，一面用電話急奏俄皇，一面向奧要求延期答復，奧國政府不許，至二十五日午後，塞爾維亞政府乃委曲求全，對於奧之要求，十條完全承認，其餘三條亦附條件承認，奧接復牒後，仍不滿意，即令駐塞公使下旗歸國，但未嘗即時宣戰，派兵襲塞，至二十七日，塞兵首先砲擊奧軍，奧猶未下決心，故當時歐人，皆以爲奧無真心作戰之覺悟也。

奧之所以遲遲不決者，蓋恐一旦對塞宣戰，勢必與俄交兵，理無勝算，雖云奧與俄交戰，德國理應助奧，然當時德國，表面上又極冷靜，大有不易動員之勢，泰晤士駐柏林之通信員，甚至大書特書謂：「德國確實正在誠心爲和平努力」云云，情勢如斯，此奧之所以不易決斷也。

至二十八日，奧國突然正式對塞宣戰，全歐見戰禍來臨，異常驚恐，乃奧雖布告宣戰，仍無實戰消息，加以最關緊要之德國，始終沈着冷靜，大有不易出動之勢，德之憲法，規定進攻他國，必須經其上院協贊，是時德國上議院，亦無召集開會之模樣，一方面，倫敦英蘭銀行之利息，從來不過三厘，三十日，忽高至四厘，翌日，一躍而爲八厘，甚至達到一分，此種現象，爲數十年來所未曾有，顯示歐洲形勢，頗屬重大，但

一方面，亦可視為戰爭不致發生之反證，蓋戰爭第一必需金錢，世界上握錢包之口者，實為英蘭銀行，今英蘭銀行提高利息，金錢即將融通不靈故也。

殊不知天下事有出人意意外者，自與太子遇害以來，沈着冷靜之德國政府，竟於世人不知不覺之間，着着整其戰備，二十九日夜間，德皇在和茲達姆宮中，召集陸海軍當局及首相白托曼何威錫外交部長雅果武等，舉行御前秘密會議，三十日，即遽急召集上議院，而危機益告迫切矣，是日午後，柏林某報，即載德已下令動員，德政府力加否認，令該報即時更正，同時，特由外交部長，用電話通告駐英法等國之德國大使館，聲明報載與事實不符，而德國絕未動員之說，亦頻由柏林電報，傳至日本，實際，七月三十日，德固未嘗動員，迨三十日夜間，德國突稱在西部之斯特拉斯堡舉行預定之陸軍演習，砲聲隆隆，轟動遐邇，亞爾薩斯洛林等地之一切橋梁，概行派兵守備，德雖未下動員令，即此亦可顯見德之戰備既整矣。

德既決意一戰，其活動之神速，無異電光石火，三十一日，即要求俄國解除業已着手之動員，限俄十二小時答復，同時，要求法國表示態度，限法十八小時決定答復，俄法置之不理，限期既過，德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，瞬息之間，派兵侵入永久中立國盧森堡，威脅法國邊境，更侵入斯特拉斯堡對面之法國利塞勒爾鳩地方，此外，又疾驅大軍，入永久中立國比利時，二日，以大胆令人可驚之通牒，致比利時：謂「若許德軍假道，則德國自當尊重比利時之獨立，與領土之保全，否則以敵國相待」。限比十二小時，即三日午前七時以前答復，及至三日午前八時，德復再向比利時宣言：謂「德國自認為必要之處置，當以武力實行之」。於是，德軍遂長驅而入，比利時弱小不敵，乃訴於英法諸國，請求援助，以圖維持其領土。

所謂永久中立國者，根據四隣強國間之條約，除遇外敵侵入而外，禁止自動與他國戰爭，有引誘戰爭危險之同盟條約，亦不許締結，其領土之保全，與獨立之維持，則由列國保證之國家也，所謂保證者，即列強互相負有不侵其中立之義務之謂，若強國而欲併吞此種小國，則列強勢力，即失均衡，強國之間，大起衝突，此當然之現象也。

今德之於盧森堡與比利時，既與列強相約保證其中立，竟目無條約，派兵侵入兩國，實不能不謂爲傍若無人，蹂躪歐洲公法之行動，列強焉能緘默不言，英法俄對於橫暴之德國，起而問罪，固屬當然，而德國一旦動兵，現在亦唯有訴諸武力，於是空前未有之大戰亂，從此揭幕矣。

交戰各國之情形與德國之誤算

此次之戰爭，既由奧塞問題而來，則俄國助塞，大戰即應爆發於俄奧之間，乃最初竟由德法決戰，亦云奇矣，本來俄法一八九〇年締結軍事協約，德若侵入俄國，法即助俄，德若攻擊法國，俄即援法，閱五年，始結同盟，相約不僅以兵力互相援助，且互相以資力援助，故奧塞問題發生後，俄國出而助塞，先有俄奧之戰，德國發兵援奧，法亦動員助俄，此自然之順序也，乃事實與理想完全相反，俄奧尙未交兵，德軍已入法境，而德法大戰，遂首先爆發矣。

至於英國，則自拿破崙時代以來，即以法爲假想敵國，海軍戰備，始終以法國爲目標，而置其主力於英吉利海峽之朴次茅斯或得溫兩提方面，以備法國，迨一九〇四年，英法協商，始告成立，法國承認英在埃及之勢力，同時，英亦承認法在摩洛哥之勢力，兩國感情，從此和好，其間，俄亦與英接近，從來冰炭不

相容之英俄，亦漸和睦，結果，英國於一九〇七年，與俄締結協約，決定兩國在波斯方面之勢力範圍，自是而後，英法俄之關係，日臻親密，不數年，三國即成立協約，與德奧意三國同盟對峙，而維持歐洲均勢之局。

奧德之間，一八七九年，即成立同盟，密約俄若侵奧，德即助奧，德受其他強國威脅，奧即助德，此處所謂其他強國，即指法國而言，迨一八八二年，意大利恐與法戰，加入德奧同盟以備法，於是，德奧意三國同盟，遂與英法俄三國協約，互相對峙矣。

至於俄與塞爾維亞之關係，則以塞國王室自古有二，一曰卡拉格鄂爾古威齊家，一曰鄂布列諾威齊家，當時，鄂布列諾威齊家之亞歷山大一世遇害後，即由卡拉格鄂爾古威齊家繼位，奧俄始終各擁一家，互鬥陰謀以爭勢力，俄奧衝突，勢當然也，時俄奧皆欲擴張勢力於巴爾幹半島，塞實不啻爲俄之哨兵，代俄警戒奧之南下，而防止奧國伸張勢力於薩羅尼卡，俄塞關係如此密切，而奧又爲俄之敵國，塞爲奧國蹂躪，俄國豈能坐視哉。

列國之關係，既如上述，故奧塞宣戰，俄即助塞與奧宣戰，德亦助奧與俄宣戰，英法助俄，歐洲列國，遂陷於大戰之旋渦矣。

初奧國致塞之最後通牒，顯然侵害塞國主權，俄國抗議，奧仍固執，迫其實行，嗣見形勢不佳，遽變態度，與俄法英三國政府公約，宣言決不侵害塞之主權，對於最後通牒之要求，洩露自願讓步之意，德若真心愛好和平，即當歡迎奧國此種反省，力加援助，以促進平穩之解決，乃奧國尙未確實決心，猶望和平解決，

而德意於八月一日，突以最後通牒致俄法，遽急挑戰，顯見德對大戰，早具決心，而世人之非難德國，亦良有以也。

德之所以如此遽急發動者，實以俄國極力擴張軍備，素欲以大兵進出巴爾幹，深恐俄之軍備完成，德將不免於難，故欲藉與塞問題之機會，乘俄軍備尙未完成，予以重大打擊，當時德國，以爲乘俄戰備未整，突然攻之，即可成事，俄國擴張軍備之說，雖甚囂塵上，德見俄與日本戰後，元氣尙未盡復，以爲極力恐嚇，俄必屈服，據開戰後英國外交部長愛德華古烈與駐外英國大使往來之文書觀之，德國最初以爲俄無戰備，因而推測俄國必無戰意，此實德國賢明政治家最大之誤算也。

當時，不獨德國政治家以爲俄無戰意，即七月將終，形勢益趨迫切之際，奧國駐德大使，亦向英國大使斷言歐洲全般之戰爭不致發生，而舉俄無戰意，且無作戰模樣爲理由，英國大使，更謂柏林人士，亦多有此見解云。

德國政治家，不特對俄觀測錯誤，即對於英國之態度，與比利時之戰備，亦莫不觀測錯誤，當時德國誤解政治家，尤誤解英國自由黨政府之政治家，以爲英國無論如何犧牲，決無勇氣參戰，德縱侵略法國，蹂躪比利時，結局，英國亦不過旁觀而已，德之所以如此誤算者，大約不外根據當時駐英德使李錫諾威斯公爵關於英國政府之報告，一方面，又見英國政府誠心誠意，欲維持和平至最後之一瞬，遂輕率遽斷，以爲英國無論如何，必守中立也。

七月三十日，風雲益臻險惡，英國深恐德法不尊重比利時之中立，由外交部長訓令駐法德兩國之大使，

要求兩國政府表示意志，法國答復，表示除因他國業已破壞，不得已作適當之處置而外，法國斷然尊重比之中立，德國外交部長雅果武，則稱：非請示皇帝與首相後，不能答復。英國駐德大使，以英國要求即時答復促之，德國外交部長復：謂「皇帝與首相答復與否，實屬疑問，何則，若予答復，則開戰時作戰之一部，即將因此暴露，而必然陷於不良之結果故也」云。英國接到此項答復，正德國對俄法提出最後通牒之日也。

是時，會英國商船在漢堡爲德扣留，消息傳至倫敦，八月一日，英使向德國政府抗議，結果，由德國外交部長約定即時釋放，其事遂寢。八月二日，據英國駐比公使報告，德軍已侵入盧森堡大公國，至是，德之侵犯比利時中立，昭然若揭，四日，德果對比利時提出威嚇的要求，英國政府據報，遂下開戰之決心，同日，通告比利時，英國當與俄法協力，爲比抵抗德之侵略，而保證比利時將來之獨立，與領土之保全，時英國駐比公使報告，德軍侵入比利時領土，小部隊進迫列日，勸比投誠，比已拒絕，於是，英國政府不能再忍，遂於是日夜間十二時，對德提出最後通牒，要求德國對於尊重比利時中立一節，決定答復，同時，隨即轉入交戰狀態。

至是，英國態度與德國政治家之觀測，完全相反，而德之作戰，亦因之根本推翻矣，當日，英國若果如德國政治家之所料，而保守中立，則德以其優勢之海軍，專襲法之海岸與船舶，而令敵國大受損失，固不待言，且可掌握北海與大西洋之海上權，而獲得由海上輸入糧食，軍需品，及其他一切物資之自由，立於優勢之地位，以從事戰鬥，不幸英國大出所料，援助敵國，致德之計畫，忽然瓦解，其優勢之海軍，不特不能襲擊法之海岸與船舶，且被英國海軍壓迫，竟至歸於無用，而墊伏本國海岸，所有海上權，悉爲敵國海軍奪去。

，卒陷於不能由海路輸入一物之窮境，此就德國言，實屬最大之痛苦也，威廉二世雖號稱聰明智慧，卒爲君側羣小所誤，喪失德國疆土，僅以身免，亦云慘矣。

歐洲大戰之戰績

當大戰之將起也，德之政治家與一般軍人，莫不以爲定操左券，確信不疑，故德有縱與全歐爲敵，亦必一戰以顯身手之決心，而德皇之果斷與勇氣，尤非他人所能企及，德既決心轉戰歐洲三大強國，則海上陸上，對於敵人，皆不稍寬假，其作戰計劃，首在攻法，欲先破法，然後回兵以對俄國，嗣以法於德法交界之防備異常堅固，非短時間所能攻下，於是，德乃改道，向盧森堡及比利時進兵，欲從法國防備比較薄弱之北方國境，猛然突進，二日晨，德軍一隊到達盧森堡國境之瓦塞比利古與勒米錫後，即渡摩塞爾河之架橋，侵入盧森堡國內，同時，德之武裝列車，亦載軍隊數萬及其軍用品，向其首都盧森堡突進，至是，一八六七年，英法普奧意俄和比八國，在倫敦簽訂之尊重盧森堡中立條約，遂爲德軍蹂躪矣。

德軍既入盧森堡首都，即占領各機關，恣意破壞，極盡殘酷之行爲，所有村落叢林，亦以戰爭目的，悉行伐毀，瞬息之間，盧森堡大公國，竟化爲修羅之場，未幾，德軍復分二隊，一向法境急進，一向比境進兵，侵入比國之德軍，八月三日，向德比交界之河亨移動，四日，德以最後通牒致比政府：謂「法軍既在法比交界之基衛附近集中，破壞中立之尊嚴，德國亦當採取不得已之手段，旋即遽急侵入比境，既達列日要塞前面，即先強求守將勒曼開城。

比王見外患迫切，遽急召集臨時議會，頒悲憤之勅語，作激烈之演說，略謂：「際此國難嚴重之時，不

可不有武裝抗敵，作最大犧牲之覺悟，吾人爲擁護我國領土之至上福祉，更不可不以發揮應有之勇氣與一致，對敵實行抵抗，爲吾人之義務。」比王述其悲痛之決心既畢，議員皆舉兩手，以表贊成，繼而首相朗誦德之最後通牒後，復謂：「（前略）對於侵犯中立，應以武力抵抗，德之提議，非犧牲國家名譽，斷難承認也」云。首相既報告業已拒絕德之要求，於是，議會當即一致決議支出軍費八千萬圓，一方面，陸軍部長除召集預備兵後備兵而外，更將應於是年入營之徵收兵，提前召集焉。

當時比利時之國防，在東部之牟斯河沿岸，有列日要塞，更向西南溯河而上，於牟斯河與桑布爾河會流處，有那牟爾要塞，而堅實無比之安特渥普要塞，又遙居其後，是三要塞者，乃歐洲吳鄂邦（十七世紀法之築城大家）以後著名之築城家布利雅爾蒙將軍多年心血之結晶，而比利時藉以守其中立之堅城也，德軍無謀，輕視此種堅城，雖有攻城砲而不用，僅以步兵強襲，比軍藉堅壘強柵，激烈抵抗，德軍傷亡忽達二萬五千餘人，軍團長亦告陣亡，卒向比國提議休戰一日，當列日防禦戰正酣之時，比王亞爾白特雖云年幼，其對比軍頒布之勅語，則實屬悲壯，令讀者自然奮發，茲舉其一節如左：

我將我卒，席查嘗謂：「哥爾人中，比利時人最稱勇敢」。此豈非汝等比利時人民之軍隊足以自誇之光榮耶，今大敵當前，勿忘汝等正爲汝等之祖國，爲汝等被敵威脅之本國而戰，我佛郎得人，汝等莫忘黃金拍車之勝利，我列日之瓦隆人，汝等現在正居於名譽之地位，尤應記念佛郎蒙之六百人。

我將我卒，朕欲立於汝等之陣頭，現在正由布魯塞爾來矣。

列日要塞之比軍，得比王激勵，益爲奮發，因此，堅城守備，益臻堅固，優勢德軍（約二軍團總計十二

萬餘人），無論如何盡力，始終不易攻下，至九日，德軍自知難陷列日要塞，乃採遙爲包圍之策，另由其他各道進兵，五日着手攻擊，二十日前後，列日要塞始告陷落，因此，德軍遲至二十日以後，始得佔領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，至其大軍入法，則在八月末矣。

因此，德軍侵入法國之計畫，根本推翻，比利時頑強抵抗，既出人意表，德軍侵入法境之時期，遂較預定大爲遲延，結果，法國得於其間完成動員，英俄之遠征軍，亦得加入戰線，就中動員集中最感困難之俄國，亦竟得以大兵由國境推進，一方面侵入東普魯士，一方面侵入奧之加里西亞，此實德軍誤算，輕視比利時國境防備，有以致之也。

初，德軍之計劃，預定三四星期，即可侵入巴黎，乃八月下旬，猶未態出比利時，至八月底，始得侵入法境，此實德國之大誤算也，同時，德軍對英法俄協約軍，比較善戰，大傷聯軍，而卒不免國家解體，大爲慘敗者，實以中途爲比軍所阻，使其侵入法國之計成爲畫餅所致，而列國之獲勝，飲水思源，亦皆受賜於勇敢的比利時國民之奮鬥，比之豐功偉績，誠可以誇耀天下也。

法之苦戰與舉國一致

當時，俄國陸軍戰時可以立於第一綫者，雖約計二百萬，砲五千門，然大部分動員而集中於德奧國境，約需一月之久，非至八月二十八九日左右，動員集中，不能完成，法軍可以立於第一綫之人數，亦約二百萬，動員集中，需時二三星期，非八月十五或二十日以後，不能完成，而當時德之計畫，又首在破碎法國，最低限度，亦須大予打擊，然後回兵以攻俄，故俄軍動員需時一月，法即覺得不可恃，反之，德軍二百三十萬

，擁砲六千門，更有奧軍相助，若德留三軍團或五軍團之兵，守其東方國境，奧留少數兵力，以對塞爾維亞，其餘主力部隊，概置諸加里西亞，專防俄國侵襲，則德軍即可以壓倒的勢力對法，關於此點，七八年來，法國參謀本部，即大爲苦心焦慮，惟望英軍援助，以爲補救，故法之集中計畫，已預定英軍地位，一切運輸準備，亦莫不由英法兩國商定也。

比利時以叢爾小國，破德軍計畫，最後國內雖被德軍蹂躪，然死守列日要塞，達二星期之久，結果，使法得於德國大兵未入法境以前，完成其動員集中，比軍之功，誠不可不謂爲偉且大矣。

其間，費賁起元帥所率之英國出征軍團亦已開到，英法聯軍在總司令霞飛將軍統率之下。欲迎擊德國由比利時南下之大軍，於比利時國內而大破之，英法聯軍之第一防禦線，遂在比法交界，首先激戰，砲聲隆隆，轟震遐邇，兩軍皆利用最新之武器與戰術，奮鬥力戰，嗣以聯軍缺乏統一，漸露敗色，德軍乘虛猛攻，至八月下旬，聯軍之第一綫，卒爲德軍所破，而由左翼軍開始退却，於是，德軍益占優勢，士氣大振，猛烈追擊，聯軍不得已，退至亞密安、拉斐爾、拉翁、蘭斯、沙隆、維多利爾、佛蘭索亞等地之第二防禦線，德軍更乘勝壓倒聯軍第二綫，猛烈攻擊，第二綫亦漸受壓迫，各處要塞，悉落德軍之手，至是，優勢之德軍，已逼近巴黎，壓迫而來矣。

當時，德軍常壓迫聯軍之左翼，開始旋回運動，欲向東北國境之威爾丹方向壓迫而包圍之，與由南方面埃比那爾之國境而來之奧軍，互相呼應，着着侵入，德軍之勢力，實可畏也，及俄軍動員準備完成，由其背後進攻，不得不分一部分，開往德國東部，以禦俄軍，於是，德軍至九月中旬，即漸次失其勢力，逐漸開始

退却，最初之攻勢軍，竟不得已，一變而爲退却軍矣。

但法國政府，九月二日，不得已，竟遷都於南方之波爾多，四十三年前，巴黎被普軍包圍，法國政府亦設分政廳於此，元來法京巴黎，偏於北方，敵軍一越國境，巴黎即在指顧之間，由距離言，巴黎與北方國境之間，不過約三百四十英里，比之列日要塞，更與巴黎不過相距二百英里，德國大軍既陷列日，突破國境第一防禦線，向第二防禦線壓迫而來，其距巴黎不過僅僅七十英里內外，法之遷都波爾多，亦不得已也。

最初法於大戰，發動過遲，當七月下旬，奧塞風雲漸急，俄國躍躍欲動，歐洲各國首都，莫不神經過敏之時，法國大總統安家烈適偕內閣總理及外交部長，訪問俄國，歸抵丹麥之白爾特海岸，據外交次長亞白爾費利由無線電報告，大驚，遽急歸國，七月二十九日，始抵巴黎，因此，其間法政府與聯合國，未能充分疏通，法亦不能決定斷然處置，而法之發動，亦隨之落後矣。

厥後，形勢蓋趨迫切，比國國境，已被德軍佔領，法乃於八月一日，實施全國動員，時，外交次長亞白爾費利與內政次長賈克爾，皆被召集出征，衆議院六百名議員之中，亦約有二百五十人，應召動員，八月三日，內閣總理衛威亞尼解除外交部長兼職，新任前內閣總理資麥古爲外交部長，已則監理一切國事，八月二十七日，比利時國境大戰正酣，衛威亞尼內閣一度辭職，旋即改造，由法國第一流政治家，見國難嚴重，雖然放棄從來之政爭，互相攜手，獻身國家，以愛國之至誠，組織舉國一致之內閣。

改造之結果，衛威亞尼仍任內閣總理，曾任內閣總理而不亞於衛威亞尼之政治家，如布利洋、李頗、資麥古輩，皆加入閣員之列，即此已可見新內閣網羅政界明星，足以惹人注目，而以季佐以後，長外交最久之

德卡塞任外交部長，以對於法國陸軍功績最多之米爾蘭任陸軍部長，尤使法國人心，爲之益壯。

此外更強人意者，則爲舉國一致，互相團結，從來此輩政治家，黨派各別，政爭不絕，反目嫉妬，殆若仇敵，今急進派衛威亞尼與鄂噶留爾一黨之內閣，竟決心與素相衝突之溫和派首領布利洋、米爾蘭等，互相提攜，合同社會黨素來聲明在單獨組閣以前，決不加入其他任何內閣，現在該黨領袖休爾格特及馬塞爾桑巴二人，亦已放棄此種主張，而與其多年之政敵，互相攜手，由此顯見當日法國政治家，見國難嚴重，皆有翻然中止國內政爭，捐除從來偏見，一致團結，以當國難之覺悟也。

聯合軍最後之總攻擊

比利時戰線，及英法俄參戰初期之情況，既如上述，厥後，德軍戰況，日陷悲境，其司令部之窮狀，實出聯軍總指揮法國福煦元帥想像之外，當時，福煦由直覺想像德軍困難，逆料絕對的最後勝利，不久必歸聯軍，深信德軍早遲必向聯軍提議休戰，當即着手研究休戰條件，及其他各項問題，先是，福煦欲乘此種機會，益使德軍陷於窮迫，遂將各處聯軍之新月形進出戰線，益加擴大。

一九一八年十月六日，福煦用電話勸告英軍司令特庫托，繼續攻擊佛蘭得爾方面，至遲希望在十月十日以前，表現新攻擊之效果，以便英法兩軍，最後努力。

福煦之第三次總攻擊計畫，即由聯軍窮追德軍，而向亞爾登奴方面驅逐之，先分攻擊部隊爲左翼，中央，及右翼三方面，由各方面向亞爾登奴方面進出，中央及左翼之英法聯軍，勢力極大，所向奏效，福煦益欲令其前進，十月十日，對於黑古及白丹兩將軍，下關於攻擊之命令如次：

現在三方面之攻擊，正逐漸順利展開，經愛振河與牟斯河中間，而進出於康布列西方之中央部隊，成績尤為良好，攻擊軍實有一舉而向比國蒙斯前進之必要，因此，為奪回利爾地方起見，應與比國攻擊軍協同行動，為奪回塞爾地方起見，更應與愛振牟斯河中間之進出軍，協同行動。

聯軍續攻佛蘭得爾，十月十四日，大奏効米，十五十六兩日，繼續前進，卒掃蕩德軍戰線之一角，面佔領托爾可安、路白伊、利爾附近一帶，福煦尚欲乘勢，突進比境，令美將拔新古，急派有戰鬥經驗之美軍二師，馳往比國方面，援助攻擊。

厥後，侵入比國之法國軍隊既多，保持此等軍隊之聯合統一，遂感必要，於是，乃組織特別部隊以當其任，而以波蘇德將軍任指揮，是即比時國內法軍之大將也。

容時，亞爾登奴方面之美法兩軍，未能表現充分之効米，福煦乃命白丹將軍實地詳查戰況，講求改善軍之法，美將拔新古聞之，率其他將領一人訪福煦，報告美軍大受損失，并謂此次失敗，實非福煦元帥戰略之失敗，乃完全為美軍本身之失敗，本來美軍皆未受充分之訓練，毫無戰鬥之經驗，所謂烏合之衆，自不能與實戰數年之德軍抗也。

閱二日，拔新古更編成二個新軍團，參加戰鬥，福煦命令此等新銳軍，迅速與法之第四軍團一致行動，參加攻擊，十月十六日。拔新古再訪福煦於捧捧城，面陳美軍戰況不佳，請求福煦直接指揮。

十月十九日，福煦再集諸將，商議開始總攻，決定關於攻擊德軍之三大進路，（一）比利時方面之攻擊軍，以比都布魯塞爾為目的前進。（二）中央之英軍，由法國第一軍團援助，向基術前進。（三）右翼之法國第四